

坊青园

老宅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高大的宅院深陷在曾经辉煌高翘的轿子门楼里，门前五级石阶，显示着当年老宅深院的气势，却没有一级台阶是完整的，每一级石阶都被历史踏破了。门坎虽然还在，但已经伤痕累累，残破不堪。大门两旁，抱鼓石上的石鼓都不见了，只留下两个残缺的石座。两扇厚厚的大门，取得看不出当年的面貌，透出油漆下一层一层的由桐油裹着的麻丝和泥灰，指甲一抠就会一块一块地往下掉。一层一个颜色，每一层都记录着一个年代。

杨黎光 著

坊青园

老宅

杨黎光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园青坊老宅/杨黎光 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ISBN 7-02-005471-4

I. 园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3983 号

责任编辑: 杨 柳 装帧设计: 翁 涌
责任校对: 常 虹 责任印制: 李 博

园青坊老宅

Yuan Qing Fang Lao Zhai
杨黎光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45 千字 开本 68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25 插页 7

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5471-4

定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

作者在故乡老宅前

引 子

园青坊大街，是长江岸边有着八百多年历史老城宜市的一条老街。85号大院，是园青坊大街上一处残破幽深的徽式建筑群。

老人们说，这房子不洁净，太老，太阴沉，还常常发生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。

如今这老宅里住了十几户人家，几十口人，但谁也说不清这房子建于何时。街口几位年逾古稀的老街坊说它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因为当他们还穿着开裆裤时，就听老人们说，这是一幢百年老宅。

老宅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吹雨打，又年久失修，如今已像个老眼昏花缺牙驼背的垂暮老人。高大的木门深陷在曾经飞檐高翘的轿子门楼里，门前五级石阶，显示着当年深宅大院的气势，但今天却没有一级台阶是完整的，每一级石阶都被历史踏破了。拾级而上，是一条高约三十公分的门坎，也已经被人踢踏得伤痕累累残破不堪。大门两旁分别是两座抱鼓石，抱鼓石上面的石鼓都不见了，只留下两个残缺的石座。老邻居们说，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，被红卫兵当做“四旧”，用铁锤敲掉了。两扇厚厚的大门斑驳得看不出当年的面貌，露出油漆下一层一层由桐油裹着的麻丝和泥灰，指甲一抠就会一块一块地往下掉。一层一个颜色，每一层都记录着一个年代。

推开大门，“吱——呀——”门轴就会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一脚跨过门坎，你便猝不及防地跌进了历史，但已经是物是人非的历史了。昔日玲珑剔透的石雕漏窗残缺了，精致华美的木雕花窗糟朽了，威严的马头墙坍塌了，气派的檐瓦脱落了，墙面屋角长满绿

色的苔藓和藻蕨。

老人们还说，阴湿的老宅里有和蜜蜂一样大的蚂蚁，像蜻蜓一样大的白蚁，能生吞一只母鸡的青蛇和黄鼠狼一般大的老鼠。

仿佛要应证老人们说的话似的，这老宅突然闹鬼了。

星期五晚上，下着蒙蒙细雨。

住在老宅里的曹老三，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。曹老三大名叫曹家胜，家里兄弟四个他行三，他那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曹老太就按几个儿子的大小排行来喊他们，于是邻居们也跟着喊，不同的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姓，喊着喊着，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他的大名了。曹老三在码头上当搬运工，好酒，天天都要喝，常喝得醉醺醺的。这天下班后，和几位工友一起喝完酒，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

曹老三今天和几个工友斗酒，喝多了。园青坊大街清一色的石板路，由于年代久远，石板路已经被人们的鞋底磨得光滑溜圆，下着小雨，路就有点滑，曹老三一路踉踉跄跄地走着。

老宅有个凹进去的轿子门楼，平时晚上大门都是紧闭的。住在老宅里的人们有个习惯，进出都会把大门带上。谁也不带钥匙，因为大门根本就没有锁。两扇门之间有个一指宽的缝，进门时，只要把手指从门缝里伸进去，轻轻拨开里面的门闩，门就开了。进去后，顺手再把门闩上，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，再晚回家也不用叫门。

曹老三走到门口时，看见大门半开，嘀咕道：“谁进了门也不关门？”一低头却见地上躺着一个人。

曹老三笑了：“嘿嘿，喝几杯就喝几杯，你还有我喝得多？装什么孙子，躺在地上干什么，起来起来！”伸手就去拉。没想到平时力大无比的曹老三，不但没有拉起这个人，反而被他拖倒在地，这才看清地上躺的是邻居齐社鼎。

曹老三的酒一下子醒了一半，没想到平时瘦得像麻秆似的齐社鼎竟有这么重？再去拉齐社鼎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不醒人事了。

曹老三的酒全醒了，一边大叫“来人”，一边抄腰抱起齐社鼎。

曹老三在大门口一叫，住在前进院的人几乎都听见了，大家纷

纷打开了房门，探出头来问究竟。有人已经跑到齐家报信去了。

齐社鼎住在老宅三进的西厢房里，吃完晚饭，齐社鼎的老婆谢庆芳和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，正围坐在桌前，低声商议事情。房间里红木的八仙桌、床头柜和衣橱，显示着齐家过去的殷实。听到有人来报信，谢庆芳一连声说：“不会是他，今天是星期五，不是他回家的日子。”

曹老三把人抱进门，看到真真切切是齐社鼎，全家一下子都慌了，不知是怎么一回事。

齐社鼎，老邻居们都叫他齐家大先生，在本市一所郊区中学教书，今年五十九岁了，干瘦，细长，戴一副深得不认识自己的近视眼镜。学校离家三十多里，因为周六上午还要上课，他是每星期六下午回家，星期天下午赶回学校，几十年都是如此，所以谢庆芳不相信是他。

但叫人不明白的是，这次却偏偏是星期五的晚上，他倒在老宅的大门口。

曹老三把齐社鼎抱到床边，大家七手八脚，你抬头，我抱脚，把他放到了床上，全家人都吓哭了，妻子儿女一个劲地呼喊他。

半晌，齐社鼎醒了过来，困难地睁开眼睛，想坐起来。谢庆芳和儿子琪正一道将他扶起来，往他身后塞了一个枕头。靠在床上的齐社鼎整个面容都扭曲了，眼镜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，两只眼球像金鱼眼一样凸出，眼角朝上吊着，露出红红的内眼睑。他张开嘴巴想说话，歪斜着嘴巴嗫嚅了半天，只发出了“哦哦哦”的声音，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

谢庆芳急得哭出声来：“社鼎，社鼎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你说话呀！”

说不出话来的齐社鼎，困难地抬起右手。女儿琪文以为他要喝水，转身去倒水。谢庆芳却知道他是在找眼镜，立即从床头柜里将一副备用的眼镜拿出来，给他戴上。这时琪文也将一杯温茶递了过来。

戴上眼镜的齐社鼎没有接过茶杯，却将手指伸进了茶杯里，蘸着茶水在床旁红木的床头柜上哆哆嗦嗦地写下两个大字：狐仙。

“啊——”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，房间里一下子鸦雀无声。写完“狐仙”两个字的齐社鼎，眼睛朝上翻着，那只蘸过水的手指直指着天花板，引得人们都朝天花板上看，除了一盏昏黄的电灯，大家什么也没看到。

突然，“叭”的一声，又把大家吓了一跳，原来是琪文手中的玻璃杯掉到了地上。玻璃杯竟然没有破，咕噜咕噜地滚到床底下，后面跟起一串回声。

空气中有一种让人窒息般的恐怖。

齐家人手足无措，琪文只是嚶嚶地哭。

这时，邻居成虎开口说：“别哭了，赶快送医院吧！”

大家这才清醒过来。齐社鼎软得像一摊泥，一时间又找不到担架，于是有人出主意说：“下门板，用门板抬。”

曾经是齐家女佣的张奶奶反对，她大声喊：“不能用门板，门板是抬死人的，不吉利！”

还是曹老三有经验，他将齐家一张竹床倒过来，四腿朝上，谢庆芳忙抱来一床被子铺在竹床里，大家将齐社鼎放在竹床中。热心的曹老三又喊来了弟弟曹老四，加上成虎和齐社鼎的儿子琪正，一群人闹哄哄地抬着竹床往医院跑去。

齐社鼎同父异母的妹妹齐社娟，是地区医院心血管科的医生，当晚正在当班，看见哥哥突然变成这样，她立即叫来护士把齐社鼎送进了急救室。

经过抢救，齐社鼎沉沉地躺在床上，不知是昏迷了还是在沉睡。这时天已经很晚了，曹老三曹老四兄弟俩因为明早要上班，已经回去了，只有成虎还留在医院里陪着。谢庆芳请成虎回去休息，让女儿琪文也回去，明早再来替她，自己和儿子琪正留在医院里陪护。下了小夜班的齐社娟也留在病房里。

齐社娟对嫂子说：“二哥没有脱离危险，今晚要格外小心。”

第一章

从医院回到家，已经过十二点了，琪文跟在成虎的身后慢慢地走着。琪文是个文弱的姑娘，身材像其父，修长单薄，皮肤像其母，细嫩但显苍白。平时话就不多，今天晚上家里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她到现在也没有回过神来，一路上沉默不语。

从医院到园青坊大街，路并不远，走着走着，就看见了园青坊街口那个残破的大牌坊。琪文突然忍不住啜泣起来，她拉着成虎的衣袖低声说：“我爸爸怎么这么命苦呀，还有半年就要退休了。上个礼拜六回家时还跟我说，退休后，要我陪他去一趟江南，怎么就……”

成虎宽慰琪文说：“别着急，人总是要生病的，好在送医院及时。再说你姑姑就是治你爸爸这种病的心血管科医生，他会好起来的。”

琪文拽着成虎的衣袖往家里走。

琪文自小就是一个依赖别人的姑娘，她和成虎在老宅里一块长大，又楼上楼下地住了二十多年，所以比一般人家兄妹还要亲近。小时候，老宅里的孩子们一块玩“过家家”，别的女孩都要争着当新娘，琪文却总是要当成虎的丫头，拉着成虎衣角不松手。如今成年了，仍然长不大似的依赖成虎。

园青坊大街因街口的牌坊得名。牌坊有门楼式和冲天式两类，门楼式的也称牌楼。这个十几米高的大牌坊，是四柱三间三楼冲天式的结构，有四根并排的立柱，形成了一大两小三间门，牌坊之上，一层叠着一层，有三个楼式的顶。中间两根正柱下，前后有四只高约三米倒趴着的石狮。牌坊的月梁上，有精美古朴的浮雕，

梁柱间，以石雕斗拱承托，两侧嵌以镂空花窗。牌坊宽约十米，中间的门可以跑马车。这个牌坊建于明代，是一位名叫齐园青的户部尚书回乡省亲时竖的功德牌坊，人称“园青坊”。这条街也就被称为园青坊大街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牌坊被红卫兵当做“四旧”进行了破坏。牌坊上所有的浮雕、花窗都被砸破，牌坊的二层三层横梁上刻的字，被红卫兵一一凿去，柱下那四个石狮子也难留全身。

成虎和琪文穿过牌坊，一条清一色青石板铺成的老街呈现在面前。老街和大牌坊一样残破，两旁徽式民居风格的建筑都已经衰败，一幢幢像经过漫长人生跋涉的老人，颤颤巍巍地你扶着我，我搀着你，仿佛一个倒下，就会全体崩溃。半夜，街面上人迹稀少，昏黄的路灯把成虎和琪文的身影一会儿拉长，一会儿缩短。街心有一棵巨大的老槐树，树心空得可以藏进一个小孩，但仍然树荫如盖，仿佛想把整条老街纳其树荫之下。成虎和琪文走到树下，路灯就照不到了，地面上也就没有了他们的影子。

琪文突然靠近成虎，耳语一般地问：“小虎哥哥，老宅里真有鬼吗？”

成虎笑笑说：“别自己吓自己了，哪有什么鬼！”

琪文又问：“那我爸遇到什么了？”

成虎说：“医生不是说，你爸是脑溢血吗？”

“可他……”琪文欲言又止。

成虎说：“琪文，你是个有文化的青年，怎么也信鬼？古人都说过，世上本无鬼，鬼由心而生。鬼是人们自己疑神疑鬼‘疑’出来的，你难道也要自己吓自己吗？别胡思乱想了。”

琪文不说话了，默默地跟着成虎往家走。

说着就到了老宅的大门口了，突然看见门口的石礅上有一个黑影。成虎头皮一麻，本能地把琪文护往身后。

“谁呀？”成虎压低了声音问。

那黑影却开口说话了：“不要摔跤。”

哦，是张奶奶的外孙二傻子。只见他石雕一般坐在那个窄窄的石礅上，一动不动。成虎虚惊一场，琪文已经吓出一身冷汗了。

成虎走到二傻子身边,说:“这么晚了,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干什么?”

二傻子说:“保佑你们。”

一句话,把成虎和琪文都说笑了。成虎拉拉他说:“走,回家去,你奶奶看不见你又要着急了。”

二傻子年龄比成虎还大,出生时由于难产,留下后遗症,时清楚,时糊涂,智力停留在孩子阶段,但有时说出的话,大人都要想半天。今晚,他挤在人群中看到齐社鼎摔倒的样子后,就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,对每一个进门的人说“不要摔跤”,一直坐到现在。听了成虎的话,他就一蹦一跳地往后院家中跑去,一会儿就没有了影子。

齐社鼎家住的这间西厢房,孩子们大了以后,谢庆芳就将它隔成一明一暗两间,明的一间夫妻俩住,床后隔成一间小的,给孩子们住。现在,老大琪正已经结婚,单位分了一间房。琪文在染织厂工作,做三班,有时就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。成虎将琪文送进家门后,转身准备回家睡觉,琪文突然怯怯地喊住了他:“小虎哥哥,你陪我一会儿好吗?”成虎看琪文一个人坐在那里,一副怯怯的样子,只好又坐下来了。

琪文看着空空的家,又想哭。成虎就劝她:“琪文,早点睡,明早还要去替你妈妈呢。”

琪文还是怕。成虎想,自己也不能这样一夜陪着琪文呀,他想到了张奶奶。张奶奶是琪文父亲齐社鼎的奶妈,后来一直在齐家做女佣,直到解放,因此也住在老宅里。于是,成虎起身到后院喊来了张奶奶陪琪文。

成虎的家就住在三进的二楼,也就是齐社鼎家的楼上,由厅堂隔成的一间房。成虎出生不久长江发大水,全家是逃水灾从城外搬进老宅里来的。当时只是临时住一住,就将三进二楼的厅堂隔成了一间房。水灾过去以后,成虎家在城外的房子塌了,再也没有能力把它盖起来,于是在老宅里一住就是几十年。前几年成虎父亲单位盖了宿舍,全家都搬去了,只有成虎一人还住在老宅里。

躺在床上的成虎也无法入睡,虽然刚才宽慰了琪文,其实他脑

子里也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：老宅里又出怪事了。

成虎自小就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，喜欢对事情穷追究竟。小时候遇到的一些事，让他对老宅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成虎最初对老宅的兴趣是从他在后花园里捡到的一个宝贝开始的。

童年的时候，后花园是孩子们的天堂，成虎常在这里和小伙伴们玩玻璃弹子。有一次，一颗玻璃弹子滚进了假山旁的小洞里，成虎想把它掏出来，掏着掏着，弹子没掏出来，却掏出一块蝴蝶形的白石头。放在水里洗干净以后，这块镂空的扁扁的“石蝴蝶”，立即栩栩如生。对着阳光一照，石头还是通透的，连蝴蝶翅膀的纹理都刻得清清楚楚。

玩了几天，石头就变得很油润，仿佛涂了一层油脂一样。他拿着这块石蝴蝶去问邻居钱启富，钱启富家旧社会是开古玩店的，解放后他在旧货商店里工作。他拿着这块石蝴蝶端详了半天，告诉成虎：“这叫扇坠，是玉的，过去有钱人家的小姐系在绢扇柄下做装饰品的。”钱启富拿了几块糖要跟成虎换，说：“小孩子家不懂玩这种东西，这玉一摔就碎了，而且这东西是‘四旧’。”

成虎说：“蝴蝶有什么‘四旧’不‘四旧’的，你骗我。”

钱启富以为成虎嫌糖少，又买了一袋上海大白兔奶糖来换。那时候上海大白兔奶糖是稀罕物，孩子得到几块都会兴奋几天，何况是一整袋，可成虎还是不愿换。在老宅里的孩子们中，成虎是个有主见有自制力的孩子。

成虎把这块“玉蝴蝶”珍藏了起来，没有人的时候才拿出来琢磨。这件原先系在小姐绢扇下的玉坠，给他带来许多遐想。

他们家住的三进二楼，听老人们说过去是小姐们住的。夏夜，成虎睡在竹床上，手握着这块玉坠，望着窗前的一轮明月，心里想：当年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可能也和我现在一样躺在床上，轻轻地摇着绢扇，这块玉坠就在绢扇下摇来摆去吧。

那小姐漂亮吗？玉坠又怎么掉到后花园的假山里了？是不是小姐在和公子私会的时候，把这玉坠当成他们的定情物？

成虎这样遐想着，把故事一个一个编下去。越编越觉得真，因

为手中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玉坠，所以总能给自己的故事找到依据。

毕竟是孩子，玩了一阵子他就把这块玉坠藏了起来。接着就是升高中考大学，慢慢就把这块玉坠忘记了。

上大学时有位教历史的老师，对古玉很有研究，在上课时讲到中国特有的玉文化对历史和人的影响，成虎听得津津有味。暑假回家时翻箱倒柜把玉蝴蝶找了出来，开学后带到学校给老师看。老师琢磨良久后告诉他：“这是一块上等的新疆和田羊脂玉，是中国软玉中的极品，从琢玉的技巧来看，像是明朝的东西。用这样玉坠的，一定是有钱的大户人家。”

成虎恍然大悟，难怪钱启富一心用奶糖和他换，他是知道这块玉坠的价值的。那以后，成虎更是将玉坠像宝贝一样地珍藏着。

成虎对老宅历史的兴趣，并不仅仅源自这块玉坠。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，使成虎把对玉坠的兴趣转移到对老宅历史的探究上，这就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了。

那年，老宅里的人准备在后院盖一个厕所。

老宅里虽然住了十几户人家，但一直没有公共厕所。那时候家家基本上都是用马桶，每天早上有从郊区来的农民收集粪便。农民把粪车停在后院门口，倒马桶，便成了老宅里每天清晨家家开门的第一件事。后来，农民进城拉粪给城市卫生带来一些麻烦，渐渐地受到政府的限制，最后就不让农民随意进城拉粪了。这样，老宅里的人每天早上只好到较远的公共厕所去倒马桶。

那年冬天，下了雪，天冷路滑，张奶奶在倒马桶时滑倒了，摔断了手。人们这才想到应该在后院盖一个厕所。

天晴以后，就动工了。在挖坑时，挖出一截骨头，这截骨头像是一条人的一条胳膊，大家一惊一乍地就报案了。

公安局派人来，像电影中勘查杀人现场一样，把那个坑细细地检查了一遍。围观的人把老宅后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，最后，公安局的技术人员把那节骨头带回去鉴定了。

后来鉴定出这确实是人的一条左臂，从骨头的断面来看是被利器砍断的，已经年代久远，可以肯定是解放前的，甚至更早。解放前的案件，公安局无法破，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老宅里的人再

也没有心思盖厕所了。很长的一段时间,孩子们晚上都不敢到后院去玩,老宅的神秘也更添了三分。

成虎开始琢磨老宅里那斑剥的牌匾楹联和残破的砖雕木刻,观察那些糟朽的木栏花窗、倒塌的假山和被尘土掩埋的奇石。他发现后院有一棵梅树,已经死了多年,枯槁的枝干上没有一片树叶,但一年大雪后,树枝上竟绽放出几朵黄色的小花,而且奇香袭人。老宅里还有个活物,让成虎惊奇不已。

每到梅雨季节,老宅里的阴沟总不太畅通,雨下大了就往上翻水,积在天井里,天井积满了就往厅堂里漫。大人们说这是因为阴沟被淤泥堵住了,于是,常常打开阴沟上面的石板淘淤泥。

一次,成虎站在一旁看淘阴沟,忽然发现堆在一边的淤泥动了起来,慢慢地从里面爬出一只巴掌大的乌龟,全身长满了青绿的毛。成虎想抓它,可它一转眼又钻进了阴沟里,没了踪影。成虎找来一根铁棍朝阴沟里捅,信佛的张奶奶看见了,说:“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,这么大的乌龟,一定活得很久了,说不定都成精了,你别去惹它。”

成虎问张奶奶:“阴沟里怎么会有乌龟?”

张奶奶说:“后花园里原来有一个莲花池,里面养了老根莲花。这老宅的主人信佛,每年都往池里放生,这只乌龟可能就是当年齐家主人放的生。”

这只乌龟成没成精,成虎不知道,但这只乌龟会很久很久不见踪影,却又常常在老宅出事的时候突然出现。后来,成虎怀疑,老宅里可能有不止一只乌龟。

自从老师给他讲了那枚玉坠的历史后,成虎对老宅历史的兴趣就更大了。为了弄清 85 号大院的历史,他利用各种机会,查阅了大量史料,查阅了县志、府志和房产局的历史档案。大学毕业后,他分配到市里报社当记者,虽然工作很忙,他还是继续走访熟悉情况的老人,请教建筑方面的专家。还利用出差的机会,在南京图书馆查到了一些资料,这些资料不仅让他基本弄清楚了老宅的历史,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,这个发现联系到了近代史上两位著名的人物:陈玉成和曾国藩。这让他很兴奋。

齐社鼎出事的那天晚上，他正在家里研究那些资料。这段时间，他研究的恰好是齐家的历史，齐家发生的事情，他当然会充满兴趣。

齐社鼎被送进医院，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在一阵隐约的铃声中醒来。这是医院马路对面一所学校的上课铃声，他习惯地想爬起来去上课，可是无法动弹。过去他发烧三十九度，也支撑着身体起来去上课，他不能让学生们等着。可现在他无法挪动自己的身体，手脚都不听他的使唤。他睁开眼，一切都是白色的，接着又模糊了。他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可记忆也是模糊的。

这时，他感到小腹奇胀，实在憋不住了，一股发烫的液体畅畅快地排了出来。他感到周身轻松了，记忆也慢慢清晰起来。昨天的事情像望远镜镜头里的远山，渐渐地被拉到眼前。

下午刚下课，有同事喊他到校长办公室去一趟，说有人找他谈话。

谈话?! 齐社鼎心里立即条件反射一般“怦怦”乱跳，周身不自在，两条腿陡然沉重起来，神情也有些恍惚。

齐社鼎教了一辈子书，教的是地理。他对地理熟悉的程度让人惊叹，上课时挂一张世界地图在黑板上，他面朝着学生讲课，从不看身后的地图。那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非常友好，在讲中阿友谊时，他用教鞭朝身后一戳说：“这里是亚得里亚海，这里是阿尔巴尼亚。”亚德里亚海在世界地图上还有那么一小块，阿尔巴尼亚就只有一点点了，看着指也会指歪了，可齐社鼎从来不会戳错。

齐社鼎在生活中是个迂夫子。因多年受家庭出身和海外、台湾兄姐的牵连，历次运动他总被抖落出来。陪斗、陪站、陪交待、陪检讨，养成了一种战战兢兢心事重重的性格。平时少言寡语，内心却极为敏感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他就觉得又要搞运动了。他也算一个“老运动员”了，不过只是一个以陪练为主的运动员。

齐社鼎最怕有人找他谈话，在那些日子里，只要一谈话，不是交待历史，就是接受外调，接着就是写不完的社会关系和印象模糊

的身在海外、台湾的大哥和大姐情况的书面材料。

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，已经有好多年没人找他谈话了。他也努力将过去淡忘，一心只想教好书，多送几个学生去考大学。可是几十年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，尽管时代已经变了，他内心深处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。

他边往校长室走，心里边嘀咕：怎么又有人找谈话呢？

走进校长室，校长不在，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不认识的人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矮胖的约五十多岁，平头，穿一双圆口布鞋。瘦高的戴一副无边眼镜，很年轻，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，腋下夹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，一看就是办公事的干部。

齐社鼎看到这种黑色的公文包心里就发怵，以往每一次谈话，调查者都先从这种黑色的皮包里拿出一叠材料，谈话就是从这些材料开始，最后自己的交待材料也是被塞进这种皮包带走。他总感到自己的命运就装在这种黑色的公文包里。一看到这种黑色的公文包，他的感觉立即就回到了十几年前，立刻微微低下头，轻手轻脚地跨进门内，转身将门掩上，然后坐在来人对面的一把椅子上，只坐半个屁股，两手平放在膝盖上。

“是齐老师吗？”胖的先开口。

“是。”齐社鼎的声音不高，只能保证房间里的人听得见，仍然低垂着头。

来人立即站了起来，满面热情，尤其是那胖子，端着一张弥勒佛似的笑脸，向他伸出手来。这倒使齐社鼎感到意外，过去找他谈话的人都绷着一张阶级斗争的脸，今天这两人又是满面笑容，又是热情握手。

齐社鼎被吓着了似的，往后退了退，下意识地扶扶眼镜，手上的粉笔灰沾到了脸上。面对着两位热情的来客，只好伸出手去迎接，看到手上满是粉笔灰，又赶紧缩了回来。

三个人都哈哈笑了起来。

胖子又说：“我姓袁，大家都喜欢叫我袁胖子。哈哈，他姓乔，乔老爷的乔，就叫他小乔吧。我们是市里老城改造办公室的。”

“老城改造办公室？”齐社鼎扶了扶滑到鼻梁上的眼镜，脸上又

蹭了一些粉笔灰。

“简称‘老城办’，负责老城区改造与拆迁安置的。”袁胖子说。

“‘老城办’找我干什么？”齐社鼎开始松弛下来。

小乔开了口，说话声音很细，像小开水瓶倒水，正好与袁胖子又粗又厚的声音相反：“市里要进行老城区改造，今年要拓宽园青坊一条街，你住的 85 号大院在拆迁之列。这幢老宅一部分房子是你们家私房，另外，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85 号大院里的情况，你是房东，所以先来找你。”

“拆老宅？”齐社鼎瞪大了眼睛，眼镜一下滑到鼻翼上，皱起的抬头纹像风化了的山石。

据成虎考证，现在称为园青坊大街 85 号的老宅，最初就是由那位明代的户部尚书齐园青所建，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。齐园青回乡省亲时，为光宗耀祖，除了在街口竖了那座大理石牌坊，还在这里造了一处“三进三堂”的徽式风格大宅，给他在故乡当乡贤的父母亲及家人居住。“三进”为三个天井，“三堂”为三个厅堂，另有前院和后花园，合起来有“五进”，称得上为深宅大院了。宅子造好以后，齐园青手书匾额“齐庆堂”，悬于正堂之上。乡绅们则习惯称为“齐府”。

齐府虽为徽式建筑，但跟典型的徽式民居的结构装饰有所不同。因为齐园青在京为官，而且还是二品尚书，因此，齐府的门楼、跨院、围墙、花园，吸收了一些官吏府邸的风格，威严幽深，尊卑有序，内外有别。

当年建房选址时，齐园青特意选了一处高坡，所以齐府一进比一进深，一堂比一堂高。这是齐园青寄寓后代高于前辈，一代更比一代好。徽式民居的防火墙修得比屋面高，这种防火墙俗称马头墙，也是徽式建筑在外形上的一个特征。马头墙的墙头朝上翘起，分为“官印”形和“朝笏”形两种，“官印”形，顾名思义就是墙头像颗官印。“朝笏”是古代大臣上朝时手上拿着的那种手板，朝笏形状的马头墙墙头向上挑得更高，远远望去更像朝前奔跑的马。由于地势的原因，齐府一堂高似一堂的建筑，层层叠叠，似群马奔腾，显